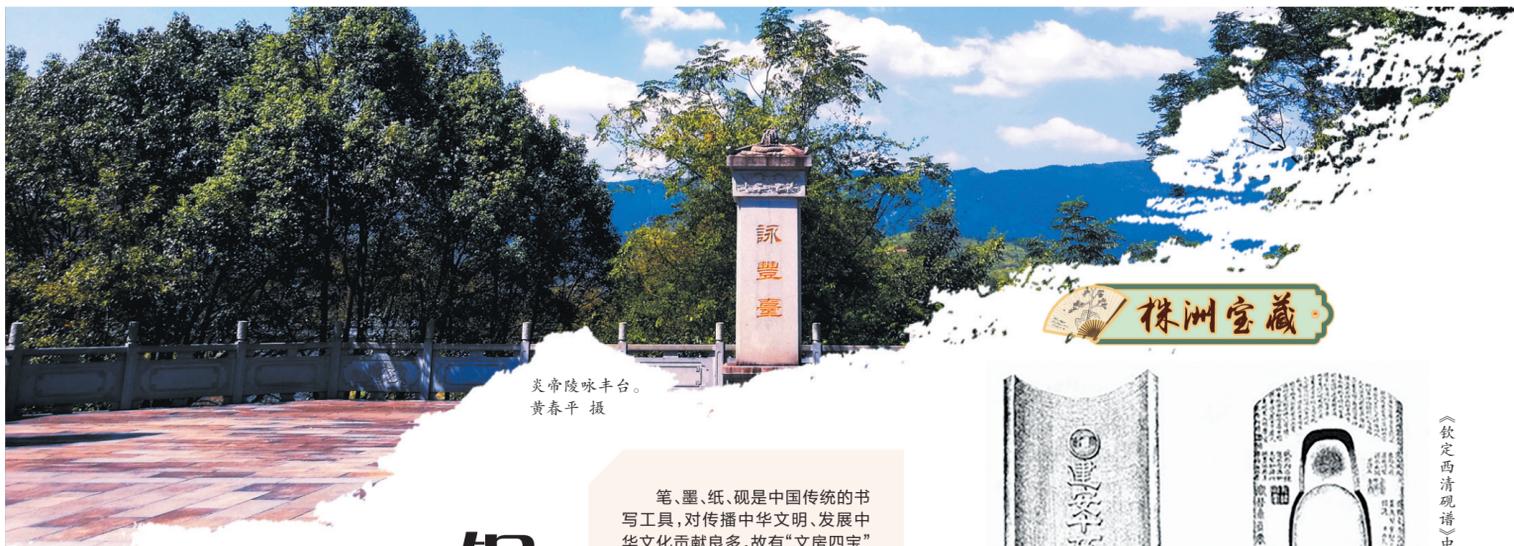


# 神农城迹

SHEN NONG CHENG J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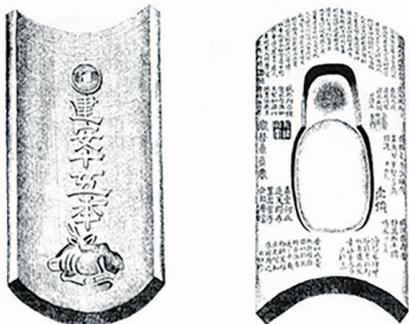


责任编辑/郭亮 美术编辑/左骏 校对/谭智方  
2023年3月28日 星期二 22593776



炎帝陵咏丰台。  
黄春平 摄

## 株洲宝藏



《钦定西清砚谱》中收录的「铜雀瓦砚」

### 2 疑案重重

那么,事实是否真是如此呢?——清乾隆朝所修《钦定西清砚谱》中亦收此砚——解放战争后期辗转迁台。

那么,问题来了,同样一方瓦砚,为何在清康熙八年之前便已入藏日本,何以又出现在乾隆皇帝的御品珍玩之中,并辗转为台北故宫博物院之藏品,且又在解放初期出现在醴陵状元洲的沙地上?

我们不妨这样设想:明正德年间,宁王朱宸濠兵败被俘,祖传下来的铜雀瓦砚不知去向,或许落在某个识货的文人手中,心知其价值,乃密谋招人仿制若干,这才有了台北、日本、醴陵三地均出现同样款识的铜雀瓦砚的谜团,至于三者之中,何者才是当年十三岁少年朱权于溁水边上以三十九枚制钱购得的铜雀瓦砚所制,那就只有天知道了。

### 3 伪制渊源

甚至,我们还可以顺着这样的思路大胆猜测,当年朱权所购得的这块铜雀瓦,也有极大的可能为贗品。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王子奇《误会与想象——透过对“铜雀瓦砚”的认识谈艺术品的塑造》(见《故宫博物院院刊》2020年第3期)一文,中引元人赵孟頫之说,所谓“铜雀瓦砚”,并非铜雀台遗址所制,而是同在郾城出土的北朝晚期压磨黑光瓦件所制,“盖特取其形以炫远”,是为了托古出名。宋元以降,持此论者颇多,如前引宋苏易简《文房四谱》中即有“今之大名、相州等处,土人有假作古瓦之状,以市于人者甚众”的说法;米芾《砚史》“陶砚”条还记载了伪制瓦砚的做法:“相州土人自制陶砚,在铜雀上,以熟绢二重淘泥澄之,取极细者,焙为砚。有色绿如春波者,或以黑白填为水纹,其理细滑,着墨不费笔,但微渗。”

最有趣的是南宋洪迈《容斋续笔》卷十二的一则记载:“相州,古郾都,魏太祖铜雀台在其处,今遗址仿佛尚存。瓦绝大,艾城王文叔得其一以为砚,纳黄鲁直,东坡作为作者也。其后复归王氏。观之几三尺,阔半之。先公自燕还,亦得二砚,大者长尺半寸,阔八寸,中为瓢形,背有隐起六隶字,甚清劲,曰‘建安十五年造’。……小者规范全不逮,而其腹亦有六篆字,曰‘大魏兴和年’”

### 4 “误会”与“想象”

回到朱权得到这方古瓦的洪武辛未年(公元1391年),以三十九枚制钱换取的所谓铜雀台遗址,很大可能是宋元时期匠人的伪作,甚至也不排除近期作伪的可能,毕竟,郾城地区伪作铜雀台瓦,乃有琢而为砚并款识纪事之举。

回到朱权得到这方古瓦的洪武辛未年(公元1391年),以三十九枚制钱换取的所谓铜雀台遗址,很大可能是宋元时期匠人的伪作,甚至也不排除近期作伪的可能,毕竟,郾城地区伪作铜雀台瓦,乃有琢而为砚并款识纪事之举。

如是,似乎可以还原出这方古瓦入藏醴陵市博物馆的基本脉络:明洪武辛未年(公元1391年),13岁的少年朱权在溁水边上以三十九枚制钱购得这方铜雀台古瓦,并着工匠磨制成砚,且款识刻于上,日日把玩不已。后来朱权参与“靖难之役”,备受兄长朱棣猜忌,徙封至南昌,这块瓦砚也便到了南昌。又百余年,朱棣四孙朱宸濠借口明武宗荒淫无道,集兵号十万造反,起兵四十三天而败,与诸子、兄弟一起为王守仁所俘,押赴南京伏诛。乱军之中,宫邸宝玩星散,这方瓦砚也不知去向,不知何故沦落到距南昌三百公里之隔的醴陵状元洲上,于解放初期为村民汤其树拾得,并将其捐献给博物馆。



▲「铜雀瓦砚」正面图



▲「铜雀瓦砚」背面图

文物名:铜雀瓦砚  
年代:明  
材质:陶  
发现地点:醴陵  
发现时间:解放初期  
规制:通长28.5厘米、宽18厘米、厚2厘米  
馆藏地:醴陵市博物馆

# 铜雀瓦砚,一件「伪作」背后的历史迷雾

郭亮

### 1 台砚往事

在醴陵市博物馆内,珍藏着一件用汉瓦制成的砚台,系当地村民汤其树捐献。解放初期,当地农民汤其树曾在状元洲集训过,一天傍晚在洲上散步,偶尔在沙地上拾到此砚,觉得此方古瓦十分特别,便珍藏于家,一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新建的醴陵市博物馆向社会广泛征集文物入藏,才将这方古瓦捐献给博物馆,经鉴定为较为罕见的汉瓦砚,具有一定的艺术和考古价值,故得以入藏。

这方古砚为深灰色的长方体瓦块,中部为琵琶式淌池,四周阴刻铭文,上部用篆书直行阴刻铭文16字,字迹模糊,难以辨认;中部池旁左右侧宋体直行阴刻铭文12字,右侧为“为爱陶甄之质”,左侧为“宜加即墨之封”;下面行书直行阴刻铭文“予得之于溁滨之深,以三十九枚娶,而加诸翰墨,以为博雅好古之玩云。洪武辛未重九翟仙铭”。瓦砚背面以上部以古钱造型篆书“宝货”二字,中部隶书直行阴刻“建安十五年”,下部为浮雕两鹿相嬉图案。

“翟仙”,当为“翟仙”之异写,是明太祖朱元璋第十七子朱权别号,“洪武辛未”为公元1391年,是年,十三岁的朱权被封为宁王,两年后就藩大宁(今内蒙古宁城县)。所谓“溁滨之深”,当指河北临漳县西南的溁水,为铜雀台故址之所在——东汉建安十五年(公元210年),曹操筑铜雀台于郾都,所用材料至坚至固,时人多取瓦砾琢而为砚,风靡一时,前引北宋苏易简《文房四谱》记,“魏铜雀台遗址,人多发其古瓦,琢之为砚,甚工,而贮水数日不燥,世传云;昔日制此台,其瓦俾陶人,澄泥以络过滤,碎核槐油方凝结之,故与众瓦异焉。”并言以此瓦磨制的砚台,“体质细腻而坚如石,不费笔而发墨,此古所重者,而今绝矣。”至北宋时已罕为见,更遑论去北宋数百年之久的明代,故朱权得此瓦,见其上刻“建安十五年”款识并两鹿相嬉之浮雕图案,便知这是传说中的铜雀台瓦,乃有琢而为砚并款识纪事之举。

“卷取黄云岁屨丰,登台凭眺向南东。耕桑有福皇灵在,雨露无私盛世同。龙石树端秋径外,鹿陵泉响野烟中。湘醴记向原陵祝,鼓腹纷纷唱晚风。”清山西安邑庠生张念劬登台眺望东南田野,感叹承蒙农皇福佑,稻作收获屨丰,民众丰衣足食。

现代登台歌咏丰收、感恩炎帝的诗作更是层出不穷:“茹毛饮血倚藤萝,作别仙猿逐大河。火炬初燃惊虎胆,牛犁已动对农歌。恩加海内兴华夏,惠及天涯起浪波。云外好田何处有,太空携手种嘉禾”(湖北松滋罗襄美)。“野花香草碧云天,悄坐平台忆旧年。溪水潺潺石上过,依稀先祖弄清弦。”(河南林州路明芬)。

如今,炎帝陵咏丰台已成为敬仰神农始祖,庆祝农业丰收,祝愿神州大地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重要场所。

## 株洲风物

### 咏丰台 感恩农皇歌不尽

黄春平

“扶耒耕耘千里绿,登台浏览九州春。”这是前些时候,河北著名诗人孙宗会在炎帝陵咏丰台前的咏叹之作,表达了作者对炎帝神农农民发明耒耜、教人耕作的敬佩敬仰和祈盼中华大地风调雨顺、国泰民丰之情。

在炎帝之前,先民们不知耕作,只能采摘各种草木果实以果腹。炎帝独具慧眼,首倡种谷,带领先民告别了漫长的蛮荒生活,跨过了通向文明时代的门槛。《管子·轻重戊》曰:“神农作,树五谷淇山之阳,九州之民乃知谷食。”《风俗通义》载:“神农悉地力种谷疏。”同时,炎帝神农氏在教民耕种的过程中发明了耕耨工具,耒耜的创造和推广使用,极大地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因此,炎帝是农耕文化之鼻祖,世代敬仰的农神。

清道光七年(1827),沈道宽已任鄱县(今炎陵县)知县五年,“感岁无早涝,民歌屨丰”,取炎帝神农氏“作扶犁之乐,制丰年之咏”之意,遂与邑人谋建咏丰台于炎帝陵庙前东侧山坡上,并手书“咏丰台”三个大字,勒碑台上,感恩炎帝老祖宗的福佑,是炎帝陵以“台”命名且底蕴深厚的文化遗迹。

沈道宽是外地在鄱县做官的文化人,史料对其为政为文记述颇详。清同治版《鄱县志》载:沈道宽字秉仲,浙江鄞县人。寄籍顺天大兴成进士。道光四年(1824)补鄱县知县(道光八年调茶陵州,道光十一年再任鄱县知县)。沈道宽“在任立减集仓,修陵庙,兴书院,街衢弦诵声相闻。公余,进士于论古今诗史,多所折衷。其为学大要,以居敬穷理为先。纂辑甚富,考索经案,核对详明。书法尤名重一时。”

清道光年间所建咏丰台临河而立,为砖木结构的台式建筑,俯瞰滔滔溁水奔流不息,佑佑良田沃土丰年永驻,既是人们庆贺丰收的歌台,也是后人告慰先祖的祭坛。民国初年,因年久失修而倒塌。

1988年修复炎帝陵时,重建咏丰台于炎帝陵殿的左侧山坡上。台上有咏丰亭,八角重檐式,顶高7米,亭额悬“咏丰台”横匾和“台记丰年咏,亭留旧日香”楹联。亭前竖立日本国群馬县书道协会会长、群馬大学教授米仓大谦题赠“耕不辍”石刻碑。

2002年修建炎帝陵公祭区时,又将咏丰台移建至龙珠山西面山坡,与圣火台遥相呼应,处祭祀大道中段,溁水河右畔。咏丰台现为花岗岩块构筑,正方形,四边宽各9米,台高19厘米;台中立有一高2.19米、宽90厘米四方花岗石咏丰柱,立柱东面阴刻篆金“咏丰台”三个隶书大字,顶部雕有四方龙座,背面镌刻《咏丰台记》。《咏丰台记》曰:“溁水泱泱兮鹿原苍苍,吾祖神农兮点亮洪荒;粒我蒸民兮兴我族邦,始莫乾坤兮万古同仰;绳其祖武兮盛德汤汤,终成大道兮华夏轩昂;天下归心兮帝舜重光,陟台咏丰兮世代荣昌。”

围绕咏丰台建有小广场,南北西三面立花岗岩雕花栏杆围护,护栏板雕有稻、黍、菽、麦、粟等五谷穗丰图案,寓意岁岁丰年。

自古以来,文人墨客对咏丰台多有吟咏,留下许多传世之作。如清鄱县教谕洪廷揆《登咏丰台》曰:“危台高耸碧云巅,载酒登临渺若仙。春暖有花开药径,日斜飞鸟度杨钱。山排夹石连星塞,水泻云秋合漆泉。此外膏田千万顷,惟期岁岁颂丰年。”洪廷揆春日登台,近观杨钱洲,远眺夹石壩,溁水连云秋,肥田千万顷,惟愿岁岁是丰年。

“岩际云色古,高台倚岑邃。西山微雨收,残阳傍溪至。隔水傍村落,微风起清吹。竹外父田归,烟林晓林随。喜看秋未熟,并祝输官吏。平畴暮雀飞,凉露委余穗。农家罕所愿,一饱安蔬食。施兹雨露恩,幸有国廩积。渺然怀太古,动我田园意。行归东皋上,细话桑麻事。”这是清嘉庆庠生毛国翰的诗作《咏丰台远眺》。毛国翰登台远眺,只见村落傍溁水,炊烟绕林间,稻穗垂田垌,不禁自叹“动我田园意”。

清邑粟生罗肇章《咏丰台》云:“丰乐谁道六一踪,陵前结构俯千重。地深雨露成新辟,林霄烟云任自封。千亩稻田通溁水,万家醴酒祝神农。秋风一上高台望,野老行歌策短筇。”作者秋日登台望远,但见溁水润稻田,旱涝保收,岁丰民乐,感言万家美酒该当敬祭农皇炎帝神农氏。

“卷取黄云岁屨丰,登台凭眺向南东。耕桑有福皇灵在,雨露无私盛世同。龙石树端秋径外,鹿陵泉响野烟中。湘醴记向原陵祝,鼓腹纷纷唱晚风。”清山西安邑庠生张念劬登台眺望东南田野,感叹承蒙农皇福佑,稻作收获屨丰,民众丰衣足食。

现代登台歌咏丰收、感恩炎帝的诗作更是层出不穷:“茹毛饮血倚藤萝,作别仙猿逐大河。火炬初燃惊虎胆,牛犁已动对农歌。恩加海内兴华夏,惠及天涯起浪波。云外好田何处有,太空携手种嘉禾”(湖北松滋罗襄美)。“野花香草碧云天,悄坐平台忆旧年。溪水潺潺石上过,依稀先祖弄清弦。”(河南林州路明芬)。

如今,炎帝陵咏丰台已成为敬仰神农始祖,庆祝农业丰收,祝愿神州大地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重要场所。